

麦林推理

令人扼腕的**动机**，迷离难辨的**真凶**，充满悬念的案情……
重重推理之后，让人最意想不到真相，**破茧而出**……

似水无痕 著

诡案迷踪

GUI AN MI ZONG



百万读者翘首期待 众多名家联袂推荐



新锐悬疑小说家
似水无痕 倾心之作

带你走进一场步步惊心的推理盛宴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诡案迷踪

GUI AN MI ZONG

似水无痕 著

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诡案迷踪 / 似水无痕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-7-219-07384-1

I. ①诡… II. ①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11032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王晓雪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周娜娜 钟丽丽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8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384-1/I·1378
定 价 24.80 元

目 录 | CONTENTS

001 / 第一卷 红线之谜

049 / 第二卷 还魂之谜

102 / 第三卷 疫病之谜

168 / 第四卷 猝死之谜

241 / 第五卷 天下之谜

311 / 尾 声

第一卷 红线之谜

1

安平县近郊的小路上，陈二快步走着。他抬头看了看越来越黑的天色，今夜星月并不明朗，似被一丝阴云遮住，使得这四下无人的偏僻一隅的周围一切景物皆幽暗如鬼魅一般，仿佛随时会化作张着爪牙的鬼怪，向他扑来。

静夜无声，更加增添了陈二心中的恐惧。他不禁后悔不该为了在邻村多打上一圈牌，晚了几个时辰回家。他忍不住又张望了一下，心跳的声音有如擂鼓，慌乱且急躁。那立于暗夜中的一块块墓碑，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县郊的墓地。听闻最近这里闹鬼，早传言有人在此看到鬼影憧憧，还会闪现出若隐若现的蓝色鬼火，跟着人移动。老人们都说，那是死者的阴魂不散，在这里徘徊，纠缠生者。

陈二想到这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只有鞋底敲打在路上发



出的嗒嗒声，在这静谧的夜里回响。忽然一阵微风，夹带着阴冷向他袭来。陈二一阵瑟缩，警觉地回头张望，只见一团幽蓝色的火球，拖着闪光的尾巴在眼前跃动，东摇西荡、飘忽不定。

陈二发出一声凄厉且恐惧的惨叫，连滚带爬拼命向前跑，头也不敢回地向安平县内奔去。唯有那团幽蓝色的火光，依旧在漆黑的夜里，诡异地飘荡着。

圆月的夜晚，没有一丝阴云，月光清亮如银，洒落在安平县的每一条青石小巷里。巷里只有打更的更夫经过，脚步声亦似乎显得小心翼翼，不忍踏碎这静谧的夜。

一道略显娇小的身影俯趴在屋顶，一袭黑衣包裹在身上，月光映出一张姣好的女子的面容。一头青丝，被和衣服同色的带子系于脑后，修长的柳眉下，一双灵动的眼眸格外清亮，此时正专注地盯着空无一人的街道，目光机警且敏锐。小巧红润的樱唇紧抿成一条线，透出她些许的紧张。白皙的皮肤宛若搪瓷一般，衬得五官更加漂亮。

忽然，她神色一凛，握紧手中的剑，蹙眉看着从一扇乌漆大门中匆匆而出的身影。她蓦地身形一扬，起身、轻点足尖、提剑出鞘，所有动作一气呵成，人已经如蜻蜓点水般落在那黑影面前。

“杀人犯，你往哪里跑！”少女清脆的声音呵斥道。待看清眼前人的面容，她方才还气势十足的神情露出些许的疑惑，不禁似自言自语地念道：“‘红线幽灵’竟会是个男人？”

“姑娘，我看你误会了。”低沉悦耳的男声响起。月光下，

一张俊美的脸庞，面如朗星、器宇不凡，一袭月白色衣衫，和少女的黑衣相映生辉，令天空明亮的星月皆黯然失色。面对少女手中闪着寒光的长剑，那男子依旧从容淡定，唇边挂着一抹迷人的微笑。但少女却没忽视，在他白色长衫的衣角，沾染着一摊刺目的红，还未干涸的血迹看起来触目惊心。

少女被他漠视的态度微微激怒，厉声斥责道：“哪儿来的误会可言？我已在这里等你多时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休想狡辩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”说罢，她不容对方再开口，移动身形，长剑顺势送了出去，直指男人的胸前。

那男人颇无奈地一叹，不知从何处取出一柄折扇，看似轻轻一挥，少女却觉一股浑然之力袭来，不费吹灰之力便化解了她的攻势。少女眼中闪过一抹诧异，但随即升起不甘，稍一调整身姿，再次挥剑向那人刺去。男人也不还击，只是左躲右闪和她周旋，还不忘解释道：“我真的不是你口中的‘幽灵’，你几时见过幽灵有脚会走，还有气息的？”

“哼，我本就不相信有什么闹鬼一说，县里命案必是人为，你别想为自己脱罪！”少女正色道。

“随你怎么想。”男人像是无意和少女继续纠缠，一个翩然转身之后，向前翻腾而起，白衣飘动，凌空越过少女的头顶，“有时间在这里等凶手出现，不如尽早去查清案子，抓住真凶吧。”不等少女反应过来，那男子几个起落，身形已消失在街角。

少女望着他远去的方向，气恼地握了握拳，“‘红线幽灵’，我上官紫燕发誓，早晚会抓住你的，不管你是人是鬼！”说完，

她又看了看半掩的乌漆大门，顾不得追赶那男子，转身推门走了进去。

这院子里静得出奇，仿佛没有一丝人迹。院子正中有一棵三人难以合抱的大树，此时正值夏季，繁茂的枝叶遮盖了半个院子，月光也无法透过浓密的枝叶。院子在摇动的幽暗树影下，渗出一股阴森寒冷的气息。

上官紫燕吸了吸鼻子，空气中隐隐飘荡的血腥味令她不安。她握紧剑，再往院子里走了几步，绕过那棵大树，一幅猩红色的画面跃至眼前。一个身形臃肿的中年女人半垂着头靠在树上，她肥胖的身体被无数红线紧勒起来，一圈圈缠绕着捆绑在大树上，其中的几根红线更是仿佛嵌入了她身上的肥肉中一般。上官紫燕深吸口气，从她的位置，无法看清这女人的整个面容，但死者唇边淌着的一抹鲜血映入眼帘，格外触目惊心。在死者的胸口，一把匕首没人得只剩下刀柄，狰狞的血不断顺着身体流下来，染红了周围的地面。

上官紫燕张大嘴，手里的剑掉在地上，发出一声轻响，这才唤回了她的神志。她飞快转身，朝着大门的方向奔去，很快便在夜色中消失了。

今夜的安平县并不太平，因为这一桩命案，再次掀起波澜。忙了一整夜之后，县令上官凛坐在花厅，轻轻按了按自己的额角，无奈地看着眼前站定的上官紫燕，缓缓开口说道：“紫燕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如个普通人家女子一般，好好待在闺房里？”

“哥哥，我是在帮你抓凶手。”上官紫燕辩驳，“你在这安平

县为官几年，从未断错过一桩案子，亦没留下任何无果之案，如今还有十日就要离开安平县，调往京城刑部任职，又怎能甘心让这命案遗留下来？你难道不想在走前查明真相？”

上官凛轻声一叹：“可你一个女子，整日舞枪弄棒终是不妥，我真担心，若长久下去，你嫁不出去，我怎样向死去的爹娘交代？我真后悔当初让你去跟隔壁村子的老人学武，搞得现在一点儿女孩子模样都没有，看你这打扮。”

说完，上官凛还不忘扫一眼上官紫燕一身还未来得及换下的夜行衣，表示不满。

“嫁人做什么？”上官紫燕不屑一哼，双目灼灼，“我要追随哥哥，和你一起查案缉凶，将来到了刑部，还要成为第一女神捕。”

上官凛摇了摇头，但眼中仍是难掩些许对这个唯一的妹妹的宠溺，他双手一摊，道：“估计也没有男人敢娶你，这下更好，县里的媒人一直被杀，我真担心若媒人都死了，你便更加嫁不出去。”

“那岂不正合我意？”

“说到案子，紫燕你为何会出现在赵媒婆家，还成为发现尸首的第一人？”上官凛正色问道。事关命案，他也不禁严肃起来。

上官紫燕头头是道分析起来：“这一系列命案，加上今天被杀的赵媒婆，已有三名被害者，我总结出几个共同点：首先是所谓的鬼火，每起案子发生的前一晚，都会有人在不远的郊外墓地看到隐约的幽蓝光在移动，所以才会有幽灵凶手的传言；

第二是被害人皆是媒人。细数安平县内的媒人，不计算那些做小本营生的，知名的一共有五大媒婆，已死的是陈媒婆、刘媒婆，剩下就是赵、钱、齐三个媒婆。钱媒婆前日去了东村吃喜酒，至今还未回来。齐媒婆家里新近来了客人暂住，人多眼杂。因此就只剩下独居的赵媒婆，是最易被凶手瞄上的。听闻昨晚村人陈二夜间赶路，途径墓地又见鬼火，我自然先想到去赵媒婆家门口把守，只可惜还是去晚了。”

坐在椅上的上官凛闻言向前倾了倾身，关切地问道：“那你有何发现？”

“我有些许的预计失误，之前两起命案皆发生在夜里，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次凶手也会晚上行动，只可惜我去的时候，只看到凶手离开，没能阻止案子的发生。”上官紫燕脸上露出一抹遗憾的神色。

“哦？那你可是看到了凶手？”上官凛追问。

上官紫燕略作沉吟，一张俊美的脸庞在她脑中闪现：“倒是看到可疑之人。”

“甚好，明日一早，我就请画师来，做好那人的画像贴于县城中，也好早日缉拿此人归案。”

“就按哥哥所说的办。”上官紫燕点头。

上官凛抬头向外望了望将亮未明的天色：“你也忙了一整夜未眠，先去小憩片刻，再来查案不迟。”

“哥哥你也是。”上官紫燕流露出对哥哥的关心，也叮嘱道。

安平县衙的大堂上一片静默，因为并未升堂，此时只有上

官凜与上官紫燕坐在案前，凝神关注着画师的一举一动。

“好了。”画师放下笔，在上官紫燕的口述下，一张眉目俊朗出众的脸跃然纸上。

上官凜接过画纸端详着，道：“这人相貌生得倒也不错，既不像是鬼魅，更无杀人犯的凶煞之相。”

“哥哥，你这样说就未免以貌取人了，试问有哪个凶手会把‘我是杀人犯’写在脸上？”上官紫燕辩驳，“我昨日与他交过手，此人武功不凡。”

上官凜略露出几分诧异：“还要在你之上？”上官紫燕的武功得高人指点，已非很多人所能及，就连众多男子也从未有一人赢过她。如今听她这样说，上官凜不免感到有些意外。

上官紫燕略一迟疑，还是微微颌首，叮嘱道：“若是发现此人，哥哥派人缉拿时定要小心。”

上官凜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脚步声传来，一名衙差快步走进来，向他行礼道：“启禀大人，有人在外求见，说是和‘红线幽灵’的命案有关。”

“哦？快请。”上官凜和上官紫燕互望一眼，上官紫燕起身走向一旁。按理说女子不可在这种场合抛头露面，但他们兄妹俩相依为命多年，许多繁复的规矩自然并不在意，更何况这里只是个人烟稀少的小县城，更加不会被那些繁文缛节所牵制。因此，上官紫燕时常会站在衙差之后旁听哥哥审案，自然，也帮了不少忙。

看着走进堂上的身穿白衣、怡然淡定的男子，上官紫燕双目圆睁，嗔怒道：“原来是你，正愁无处缉拿你，你这个杀人凶

手竟敢自己送上门来!”说罢，就要移身上前。

“紫燕!”上官凛忙喝住妹妹，神情中也显露出几分诧异，复又端详着自己手中的画像比对着，眼中闪过一抹深思。此人虽说是妹妹口中的可疑之人，但看他举止自若，并无半点慌张之态，且气质中流露出几分与生俱来的富贵，无论怎样，也不像连环杀人的凶手。于是上官凛放下画像，静默地凝视眼前的白衣男子，等着他开口。

那男子看了上官紫燕一眼，唇畔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轻笑，随即转向上官凛，朝他施一礼，恢复正色地自我介绍道：“在下青翊。”

“青翊，你看看这画像之人，可是你?”上官凛说着，命一旁的画师将画纸递给青翊。

青翊接过来端详，低沉的笑声从他口中逸出，却仿佛毫不在意，“这画得比我还差了几分，不过也能看出模样了。”

“那你就是不否认了?”上官凛追问。

“我未承认什么。”

一旁的上官紫燕忍不住插话道：“你还想抵赖不成?我亲眼看见你从赵媒婆家走出来，之后就发现她死在家中。”她说完，又转向上官凛：“哥哥，既然疑犯已到，何不即刻升堂审讯?”

“我为协助破案前来，这就是安平县衙的待客之道?”青翊挑眉含笑反问。

“你分明是心中有鬼。”上官紫燕不屑地撇嘴说道。

青翊闻言，脸上的笑容渐渐隐没，他缓缓说道：“好，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不惧升堂，请大人就依这位姑娘所言。”

见青翊本人这样说，上官凜便点了点头。

2

不一会儿，随着上官凜的惊堂木拍响，两侧几名官差已经在各自的位置站立好，上官紫燕则立于官差的最前面，警惕地盯着翩然站在堂中的青翊。外面一些闻讯赶来的百姓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着。

“赵媒婆也死了？”其中一个声音问。

“是啊，而且听说又是被缠上红线。”

“和刘媒婆、陈媒婆死的时候一样。”说话的人瑟缩一下，面露些许的害怕，“当日刘媒婆尸首被发现时，脖子上不也绕着红线吗？陈媒婆则是被红线缠住了双手和双脚。”

“这次赵媒婆好像是全身都被红线缠紧。”另一人补充。

“你们听说了吗，赵媒婆死的前一晚，曾在墓地看到过鬼火的陈二现在还躺在床上，全身发热病得不轻，成日说胡话。”

“是被‘红线幽灵’缠上了吧，果然是鬼魂作祟！”说到这里，几人皆因惊恐而陷入沉默。

这些话传入青翊耳中，他只是微微牵唇一笑，旋即恢复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使得上官紫燕再次气恼起来。她不停向上官凜眨眼，催促他快些开始审案，并口中斥道：“大胆青翊，公堂之上为何不跪?!”

“这位姑娘，我并非罪犯，缘何要跪？”青翊含笑问道。

“你分明就是凶手，昨晚我亲眼所见。”

“哦？”青翊挑眉望向上官紫燕，“姑娘可是看到我刺死了赵

媒婆？抑或是，见到我将她绑于树上？”

上官紫燕不屑一哼：“我昨晚见你从赵媒婆家走出时衣衫上染有血迹，你敢否认说那血不是赵媒婆的？别以为你换过衣服就能抵赖。”此时青翊穿着一袭干净白衫，换掉昨日沾了血的白衣。

“姑娘若是说这个，我也带来了。”青翊说罢，拿出他随身携带的布包，交由官差递给上官凛。上官凛摊开在面前，布包里是一件和青翊身上所穿并无太大分别的白衫，只是在衣角处，一片干涸的血迹触目惊心。青翊继续开口，缓缓说道：“确如这位姑娘所说，此乃昨晚死者赵媒婆的血，但试问我若是凶手，又怎会拿着证物跑来县衙自投罗网？”

上官凛陷入沉默，似乎在思索青翊话的可信度，但上官紫燕显然对他的回答并不满意，咄咄逼人地追问道：“那你又怎么解释身上的血？”

“我在查看死者时，沾染上去的。”

“你又为何会出现在赵媒婆家，还这么巧发现了尸首？”

青翊勾起一抹浅笑，一双深邃的黑眸中闪动着些许促狭，“我只是旅途经过安平县，听客棧伙计说这里闹鬼一事，觉得颇有兴趣，又听说被害人皆是媒人，所以前去赵媒婆家查看。”

“那你可有何发现？”上官凛沉声问道。

“我去的时候，人已经死了。”

“如此也无法证明你不是凶手。”上官紫燕质疑道，“我看到你离开赵媒婆家是丑时，佯作验尸说，赵媒婆死于一个时辰之前，但我并未见到你是何时进入那里，且你是外乡人，来路不

明，要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”

上官凛轻咳几声，将众人的注意引回他这个主审身上，他欠了欠身，向着青翊问道：“不知这位公子是何方人士？要去往哪里？有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？”

“在下从青州来，要去往京城，至于身份……”青翊话尾顿了顿，“只是凡人一名，除此之外，在下无法透露更多，如若大人因此而怀疑我，我要求将我立刻关入牢中，以验我的清白。”

“这……”上官凛听他这样说，反倒迟疑起来，虽说青翊并无证据证明自己无罪，但他们也未掌握充分证据能定他的罪名，就这样将他收押似乎并不妥当。

“我看不如这样，就请青翊公子暂住在我上官家，在案情水落石出前，莫要离开。”上官凛提出折中的办法。

青翊微微露出一抹诧异，旋即笑道：“那自然是好，既能让你们相信我并非凶手，又可省去住店钱，我有何理由拒绝？”

“痛快，如此我即刻安排，请青翊公子跟随官差前去后堂。”上官凛说着一挥手，立即有一名官差会意地上前，带领青翊离开正堂，向后堂走去。上官凛拍案，宣布退堂，围观的百姓见再无什么可看，便渐渐散去。

“哥哥……”上官紫燕走到上官凛面前，不满地撇撇嘴，开口道，“你怎能让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住进家里？”

“正是因为他来历不明，才让他住进我们家。若他不是凶手，很快便会离开；如他便是真凶，那总好过放他到街上随意制造命案。”上官凛说得在情在理，让上官紫燕无法反驳，他看了看自己的妹妹，继续说道，“更何况，家里有你这个女神捕，

我有何不放心？盯着青翊的任务，我就交与你了。”

上官紫燕张了张口，却未能说出什么，最终只是将不甘化作轻声一叹，接受了哥哥的安排。她想想又说道：“如今安平县有名的五大媒婆已经死了三个，还剩齐媒婆和钱媒婆两人，即便将有嫌疑的青翊关了起来，也并不能完全放松警戒，我现在就去街上巡视。”

上官凛一把拉住想要向外走的上官紫燕，说道：“莫急，你忘了，我才说过，监视青翊的事情就由你来做，至于巡街，我会另派衙门的官差。”

“那我现在要干什么？”

上官凛指了指后堂的方向，温和道：“去看看青翊那边安顿得如何。”

“哥哥……”上官紫燕刚想反驳，触及上官凛呵护的目光，她也心知哥哥是不放心她的安全，为了不让他为难，她只得低声应道，“我去就是了。”

上官紫燕踏入客房的时候，青翊正悠然自得地踱着步，四下打量房内。见到上官紫燕进来，他唇边扬起一抹笑意，但那笑容却让紫燕觉得他有如一只赢了棋局的狐狸一般，她恨不得立刻上前一掌打掉那可恶的表情。

“上官姑娘怎么会这样好心，特意来问候我？”青翊在上官紫燕面前站定，促狭地问道。

“你以为我愿意？”上官紫燕气鼓鼓地白他一眼，“要不是哥哥要我来，我才不想和你这个杀人凶手打交道。”

“小燕子，话可不能随便乱说，青某到底是不是凶手，还是等你查到证据再来评判。”

“我要是有证据，你还会好好地站在这里？”青翊的一番话令上官紫燕气结，青翊就是吃准这一点，才会如此气定神闲。她愠怒地眨眨眼，忽而仿佛意识到什么：“喂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”

“小燕子，这不是你的名字吗？另外，我有名有姓，不叫喂。”青翊依旧一副惬意的模样，他走回桌旁坐下，不急不缓地倒上两杯茶，自己端起其中一只茶盏，慢悠悠地饮了起来，完全不将上官紫燕的怒气看在眼里。

“我叫上官紫燕，请不要随意给别人改名。”

“你在要求得到别人尊重的时候，是否也该好好叫上一声别人的名字？”青翊挑眉，静候着上官紫燕的反应。

上官紫燕不甘地蹙起眉，明知他故意戏弄自己，却拿青翊没有任何办法，她只得顿了顿，垂下眼帘乖乖地轻声唤道：“青翊公子。”

“很好，不过我不习惯这么客套的称呼，‘公子’两字可免。”青翊满意地笑着挥手，“但我还是觉得，‘小燕子’叫起来顺口。”言下之意，他似乎并没有改口的意思。

觉察被青翊摆了一道，上官紫燕一双杏眼愤怒地瞪着他，“青翊，你……”

青翊唇边笑意更深，将桌上的另一只茶盏推向前，向上官紫燕体贴地示意道：“小燕子，你站了这么久，不觉得累吗？坐下喝口茶润润喉咙再继续骂人也不迟。”